

莉 Li

尼克·卡瓦第亚斯著

杨楚琪译



Λι

我们马上就到了，卡拉兰姆船长¹ 嘟哝道，我们应该就在青洲岛² 附近。可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的老爷子肯定是疯了。³

天渐渐变亮。接着就见岛在眼前，全是绿的，岛上的宫殿镶间在绿树中像云做的蕾丝。领港员来了。我在船尾等船进港。随着领港员跑上来很多年轻姑娘。她们来帮忙背纤，这很普遍。船长拿起喇叭向我喊道：

“这都是什么人？”

“就是‘那些’。”我回答。

“让她们走。”

我没回应。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驾驶桥楼上已经开始骚动。领港人威胁，要是不让这些姑娘留下，他也走。

“让她们留下。”喇叭又传来话。

“哪些？”我问道。

“那些恶魔叫来的妓女。”

有她们帮忙我们很快就能完事⁴。她们很灵活地地理钢丝绳，就跟玩念珠一样。才刚把甲板弄完⁵ 就又开始干别的了。她们把舱房涂上碱，扫地，抹掉灰尘。还有那些码头上常见的没工钱的活。我们把午饭分给她们吃。当钟声敲响五下，就开始下一项活动。不出声的夜间活动。要收仔儿。早上我们进入船坞，隔天我们将锚抛在九龙和香港之间，等船向其他买家交货和离开。

“他们没准备好钱”，船长跟我说道。“他们会拖延我们，就我看，一个星期。不过这样也正好。”

低矮的雾气笼罩着这两座城市，但仍然能看见里面日夜不息的彩色霓虹灯。我一个人坐在餐厅。就在这个时候她跑到门边。又高又大用来抵御海浪的台阶将她从腰以下遮住。她直视我的眼睛。瘦窄的背上背着一个包袱，里面是一个半岁大的婴儿，布的两头在脖子下打成结，另外两头系在背上。小婴儿玩着她的辫子。我让她进来。她

¹ 原文船长用词为方言

² 原文为 Green Island

³ 原文表达意思不明确，希腊语里也可理解为船进港了或者我爷爷会什么都干

⁴ 原文为海员用语

⁵ 同上

灵巧地翻过台阶，动作优美，没有扶任何东西。她穿一件编织上衣和一条黑色略紧的裤子。手里拿一顶竹子编的大斗笠。她怂一下肩膀将小婴儿在背上安置好。她看上去大概 8 岁。面容不太好看，但一双眼睛非常有神，让人看不够。

“你要什么？”我问她。

“我要为你干活，只要你们在这。”她用音调起伏的英语回答道。

“你能干什么？”

“扫地，擦地。还可以补袜子。”

她的手仿佛会说话。她打着手势让你明白。

“你给我和我弟弟饭吃就好了。我们吃的不多。不会花你多少钱的。”

我看出她看一个剩着鸡蛋的盘子时眼里的饥渴。我给了她四个。她将两个装进口袋，另外两个握在手中。她要走。

“你去哪？”

“去 Sampan⁶，回我家。”

“你这样怎么爬绳梯？”

“你来看。”

我们来到舷栏杆。没有任何预兆，她一下子将手中的两个鸡蛋扔出，紧接着剩下的两个。我弯下腰，看到五双伸直了的手。没有一个鸡蛋破碎。她像只猴子一样爬下绳梯。围绕我们的是大约十来只小戎克船⁷。一家洗衣房，一间裁缝铺，一间咖啡店，一间小卖铺，一家牙医诊所和一家针灸师。都用旗子标明。窑子的 Sampan 是黄色的三叶草标记。晚上旗子就会降下换成灯笼。小姑娘的 Sampan 什么都不卖。上面的标记翻译过来是“乞丐屋”。

她没过一会儿又和她的小弟弟一起回来了，她把小婴儿松开小心翼翼地放到一堆卷起来的救生缆绳间的空处。她站到我面前，微踮着脚尖，好让自己显得更高大一点。

“那你答应用我了吗？”

“是。你叫什么？”

⁶ 粤语发音，普通话为舢板船，像乌篷船一样的可供居住的船屋

⁷ Dschunke 的音译，指中国帆船

她说了一个我完全记不起来也重复不了的名字。

“我就叫你莉。”我说。

她同意了。

“你多大了？”

她伸直了手向我伸出十个指头。

我明白了。

“你在哪出生的？”

“在这里的 *Sampan* 上。跟其他上百住在海上的人一样我还从来没上过岸。他们管我们叫 *Tanka*⁸。我们不能在陆地上逗留。国家的法律完全不保护我们。有的人造假证跑路。政府装作不知道。”

“要是船上有人去世呢？”

“那收尸船就会来。是一条帆很大的戎克船。船将尸体载到很远的地方甩到海里。”

“你不会想去香港看一看？不想出来吗？”

“我知道外面是什么样。每隔七天有老师和讲故事的人来。一个教我们字母。一个跟我们讲两个城市的故事。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不迷路地给你在最复杂的隔壁带路再把你带回来。要试一下么？你是从哪来的？”

“从很远的地方。你们管那里叫 *Hsi La Kuo*（希腊国）。”

她听懂了我说的汉语。她很高兴。

“你会说汉语吗？你是在 *Peioing*⁹ 学的吗？”

“*Pu shih*（不是）。不过我是在 *Tung Sun Sheng*（满洲国）出生的。”

她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坏笑了一下说道：

“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你要在这呆多久？”

⁸ 粤语，普通话为艇家

⁹ 北京的粤语发音

“可能十天吧。”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教你怎么正确说粤语。”

“这是不可能的了。你得全天替我干活，为我打扫船舱和无线电收发机。你要多少钱？”

“你给多少我就要多少。”她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不过我得把小弟弟带上。他很乖。他不哭。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我只认识他。其他的要么搬走了，要么打渔去了。”

她停了下来。

“还有的呢？”

她陷入沉思。

“他们不在这。我母亲住在下面，和祖父祖母一起。”

“我们去吃饭吧。”

(……)

At

下午我来到楼上的无线收发台。只见到处干净得闪光。就跟我房间里一样。小女孩坐在一道矮阶上，小婴儿斜着坐在膝盖上。

她起身将婴儿系到背上。

“好多书。”她问道，“都是你的么？”

“是。”

“那你看过了么？”

“都看了。”

“那你肯定知道很多东西。”

“不比你多多少，我想，我不知道的就从你这学，哪怕我四十了。”

“我识字。”她说，“不过我喜欢别人念故事我听。这样我懂得更好。我还有一

个旧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太平顶上面发生了什么。”

“你想去上面看看么？”

她咬了下嘴唇。

“我不知道。”她说道，“太难了。你今天要上岸么？”

“不去。”

“那你应该去有好多乐师的 Sampan 那。就在那，标记着 ‘*Ta Lo*¹⁰’ 的。我从来没进去过。但我每天都能听到传来的音乐。然后睡着。”

我们走进厨房。之后她顺着绳梯下去了。

午夜时我们惹了点麻烦。我们将楼梯上的灯笼架起，方便女人们过来。一艘 Sampan 伴随着船桨来了，我们就立刻分散进了船舱。过了一会，我们去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时，看见一艘满载着上百女人的大船。我们忘了将灯笼撤走。她们小声说着话，听起来像轻柔的雨声一样。我们跟她们解释。她们笑着走了。我们仍和最初的那些一起。老鸨们坐在船尾数着这次的收入。

At

中国女人有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美的下肢。粉红色的私处如一朵含苞欲裂的花朵。像半合着的眼睛做着梦。花朵向上抽条如一缕稻穗。或者像某个年轻官员¹¹下巴上稀疏的胡子。

黎明时，陪我过夜的女人起身要走。她走出的时候刚好碰见莉过来。她们停下互相打了招呼。莉走进将小婴儿放下。婴儿不多的头发被她梳好在头顶绑成一束茉莉花。

“你看他”她说，“是不是很好看？这个叫花式头¹²。”

“你见过花吗？”我问

“嗯嗯，好多次。”

“你有盆栽的花吗？”

“没有，花不会在 Sampan 上生长，不过如果市里有花节，会来很多载满人的

¹⁰ 普通话为“打锣”

¹¹ 这里指清朝九品及九品以上官员

¹² 指现今常说的冲天辫

Sampan。也装满了被人撒到海上的花。我们收集花环。水流卷走好多。”

“青洲上，”我告诉她“满是花。就在这前面。你去过那吗？”

“没有，不过我知道它。以前那住的是做戎克船出海抢劫的海贼。那些宫殿当中的一座住着一个很有家室的老头。他养大了大约两百多年轻女孩。给她们吃的，给她们衣服穿，让她们整天在花园里到处跑。晚上有几个太监看守她们。如果有人逃跑，就把她绑着扔到海里。”

“故事。”我对她说，“讲故事的人编给你们的吧。”

“不是。我讲的是真的。有时候他的人会来我们这挑人。挑最漂亮的。被挑中的觉得可以去那很幸福。”

“你会愿意去吗？”

她竖起了小脑袋，双手交叉手掌贴胸说：

“*Lao pu*（绝不）。”

她转身看她的小弟弟，他在玩我的鞋。

“我也不会允许他们把我的弟弟带走。”

我怕她会哭。但中国女人只有确定你很眷恋她们，她们才会在你面前哭。当她说的时候，我轻轻把她拉近想要把她抱到我腿上。她反抗着很快跑掉，第一次忘了把小弟弟带上。我很难过。我害怕这个十岁的小女孩误解了我的安慰。我还没想明白。她又回来了，手里牵着一个18岁的姑娘。

“我还小。”她认真地对我说，“我还不会这门艺术。她知道。那天晚上和你们一起过来的是做这个的。就是她……”

我跟莉解释。

“那给她点什么好让她走。要不然她会难过的。”

写字柜上我有一些零钱。我告诉莉，让她按自己想的拿一些给那个姑娘。

“你自己给。”她对我说。“我不能碰不是我的钱。绝对不要把钱到处乱放。这是诱惑。”晚上，当莉准备要走时，我问她，第二天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市里到处逛逛。

她把她的小眼睛张到最大。

“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把双手手指并拢合成塔状向她发誓。她相信了。

“我把弟弟也带上。”

“不行，我们回来时，你可以给他带点东西。”

“好吧……带一个焦糖苹果和一个纸公鸡。”

At

天破晓前，她在楼梯前等我。穿着熨过的普通衣服。没人从乌篷船出来跟她告别。机动船来了。莉坐在我身边我们便出发了。既没有开心也没有沮丧。跟以往一样。想着事情。十分钟之后我们到了位于干诺道的码头栈桥。第一次到内陆的小人儿迟疑着没有伸手，当别人从外面伸出胳膊想帮她上岸时。一列黄包车等在一边。她不让我坐。我们爬了一小会儿山，来到香港最喧闹的街道，皇后大道。她并没有像尾巴一样跟着我。而是走在我身边。她四处张望。脸上既看不出困惑，也没有惊讶。但我知道，在她心里这两种感觉都有，因为我见她走着走着，突然竖起肩停住，仿佛一道微弱¹³的电流从她体内经过一样。

我们来到帝国大厦¹⁴，一幢巨大的跟伍尔沃斯¹⁵商店一样的大楼¹⁶。我们乘扶梯上到卖儿童衣物的一层。我把莉交给一个年轻的售货员姑娘。姑娘意会地笑了笑。我等在一边。半个小时后，姑娘把她带了回来，从头到脚变了个样。没变的只有她脸上的表情。没有骄傲。只有庄重。漂亮的售货员端着一个包裹。告诉我，里面是莉之前穿的衣服，她没有用“旧”这个字眼。我告诉她，这些衣服可以扔掉了。她弯下身对莉轻声说了些什么。莉立马抢过包裹。对她来说，丢掉她自己的衣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说服她，只是将衣服存在那，晚上再来拿。她拿过收据小心地放好。我们走出大楼。我提议去过早。她不同意：“我得先去找我哥。他第一次溜走时，我还是个婴儿。他从没想到过我们。我母亲有话要捎给他。我得去他那。要是你愿意，可以在这个大门这等我，我用不了多久。”“你识路吗？你不是说你没上过岸吗？”“我没骗你。这是我第一次出门，但是我比你更容易找到他。”

我怕扔下她一个人。我们一起上电车来到市的西边。我们停在一家打铁铺。一个八岁脏兮兮满脸凶相的男孩跑出来，没打招呼就直接跟她说话。他转过身，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我。

¹³ 原文用词为方言

¹⁴ 原文中为 China Emporium

¹⁵ Woolworths: 澳大利亚最大的食品零售商

¹⁶ 原文用词为方言

“你花多少钱买的她？”

我尽量让自己冷静，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别编了。”他对我说道，“你给我什么？”

“什么都不给。”

“那我就把她扣下。如果你有收据证明你买了她，就给我点东西带她走。要是你什么都没有，我就发火了。”

我们说话的时候，莉站在我们中间，像小老虎一样随时准备攻击。但不是对我。

“你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得快点，我很急。”

他看上去有点害怕了。呆滞的笑了笑。

“那我就带她走了。”我对他说道。

他换了一幅肮脏的乞讨面孔，一直鞠躬求我给几枚硬币。我掏出了几枚。莉抓住我的手。硬币掉到地上，他弯下腰去捡。他妹妹从地上抓了一把泥，对着他的头扔了过去。在这里这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跟我们的对人啐唾沫一样。

(.....)

“我们现在去喝茶。”我说，“然后去维多利亚山，爬到山顶上，去吃点东西。”

“还不行。我还要去找我姐。我也要给她带个信儿。”

我们停在一幢砖砌的由木梁支撑，墙上满是圣像的老房子前。房顶像波浪一样往下，在橙色的墙上打出一片阴影。

我们上了三级台阶，心跳加速，好像要走进一间圣屋一样。我们来到大堂。墙壁是木制的，画上了湖畔，小桥和宝塔。矮凳上坐着几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每人面前都有一个放着茶具的小桌子。她们小声地说活。莉站到大堂中间，看了一圈喊了些什么。一个瘦瘦的年轻漂亮的姑娘，没有起身，向莉张开手臂。莉跳着跑向她。她将裙子捋到右边，露出左边漂亮的腿，将莉拉到身边，温柔的拦进怀里。其他人起身为她俩让出位置。我坐在角落低着头。脑子里一片空白。正午。一道阳光洒在这两姐妹身上。我凝视她们的脸庞，它们偶尔发亮偶尔阴沉。突然姐姐看上去好像有点生气。从莉的手势可以看出，她在祈求什么。姐姐温柔地将莉从腿上移开放到凳子上。她走向我向我轻轻地鞠了个躬。这个动作比那些伊顿公学之类的寄宿学校学生所做的看上去要人性化多了。她把手指紧闭的双手放到我胸上。然后走开。一个姑娘端来一壶茶给我倒

到一个碗里。莉并没有看我一眼。另一个给莉端来一盘苹果蜜饯和染成各种颜色的烤鹰嘴豆。莉放了一颗鹰嘴豆到嘴里，然后将剩下的都包到一张纸里。她姐姐走过来拿着一个小包裹。

她把莉放在膝盖上。她们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姐姐把莉举起向我示意让我张开手臂。她把莉放到我胸前，又立刻把莉抱开到窗户边，将香蒲窗帘撩起，好让莉看到窗外。之后她走向我，弯下膝盖，头触地面，又抬起头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也跪了下来，拾起她的两个衣角放到我额头上。下意识地，也许是我早忘掉了的儿时记忆在这一刻跑出来，我做出了一个人们在这个国家的贵族前表示敬意的动作。

所有姑娘，表情严肃地，将我们围成一个圈，像是赞许着要给我作伴儿一样。我们离开的时候，莉没有简单地走，而是边唱边跳。

我们坐沿维多利亚山往上的车厢穿过层层植被覆盖的山谷到达太平顶。路上看到跑马地，宝塔和紫檀香树。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处的大陆和周围的小岛。从为游客们准备的望远镜里我们看到了虎门和珠江泛白的急流，将来自广州的污水吐出。我们在最大的餐厅里坐下。所有使馆的官员，香港的上流社会，暴发户都来这里的平台吃饭。莉脱下她圆顶的新草帽，在大厅里转了一圈。装作不太感兴趣地走上平台又走下。最后走回来。

“你饿吗？”我问。

“不饿。”

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更饿了，她尽量不流露出自己的好奇。我给她中文的菜单，我看欧洲的那份。她让她身边的服务员稍等。然后她点了菜。

“*Bow yü* (鲍鱼)，*Pay Daahn* (皮蛋)。”

服务员转向我。

“您呢？”

“跟她一样。”

莉跳起来。

“你吃中国式鸡蛋(皮蛋)？”

“吃。”

“你已经吃过？”

“当然。”

“你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告诉我。”

“你们的人乱讲。听着。将五针松、木炭和柳树捣成三种灰。把它们和茶叶、熟石灰和盐混在一起。搅成粥状后挨着用勺子将鸡蛋放进去，不能用手碰。然后把这些都弄到一个陶瓷罐里。中间混点土，让它们互相不碰到。把它们放到阴凉的地方存放一百天。必须是一百天，不多不少。做这些的时候不能说话。必须绝对安静。听懂了吗？”

“嗯。然后呢？”

“等服务员上菜。”

上来的鸡蛋都没被碰过。可以说是“当日的”。只不过闻起来有点怪。

“筷子不是这么握的。”她说，“我来弄给你看。”

她嘴巴一边说着一边轻握我的手。

“只有上面的筷子动，夹菜。下面的不动。谁教你上下一起动的？”

“哈尔滨的一个满族人。”

“怪不得你握不对筷子。你还记得她吗？”

“记得。她那时候十六岁，马尾编得紧紧的，身上有一股味儿，但我记不起来是什么味儿了。”

“像湿木材？”

“可能吧。”

“我们南方人闻起来像什么？”

“像野菊花。”

她没有听懂。我给她解释。

“如果你跟我说茶，我可以懂，但你所说的那个我不认识。我还从来没闻过。是跟 *ya p'ien yen* (鸦片烟) 一样吗？”

“不是。”

“你吸过鸦片烟？”

“很多次了。”

“喜欢吗？”

“喜欢又不喜欢。你尝过吗？”

“当然了，还不止一次。”

“尽管你还这么小？”

“每个月我爷爷都会点一次烟我们就一起吸了。”

“你喜欢吗？”

“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在旅行。你懂吗？”

她边吃边说。我很惊讶这个快乐的小女士从小就学会了在轮船，在火车和大饭店里如何举止。她用刀叉用得既自信又充满美感，仿佛是被瑞士学校的嬷嬷教过一样。但其实这所有的都是她趁去太平山酒店的平台转一圈的时候现学的。

At

我是一个笨蛋，在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比我更蠢的了，尤其在关键时刻。我会说一些跟当下格格不入的话，令旁听的人印象深刻。当我睡觉的时候，这些话又窜进我的脑子里，唤起我当时的记忆，再次折磨我。其实是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走了之后，你会想起我吗？”我问她，“你会想起我吗？”

她没有回答。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呢？是为了让她对我表示感激，让她对我心觉亏欠么？仿佛被魔鬼附身了一般，我毁掉了这个美好的时刻，让她疏远了我。

她变得很沉默。她把目光转向远方渐渐显现的拱北岛，沿澳门方向。仿佛自言自语一般，我听到她说：

“那边是虎门。顺着珠江就到了黄埔，到了广州。

很多年前，我们在那跟洋人¹⁷ 打过仗。洋人有很多大炮。而我们只有很少的从洋

¹⁷ 指英国人，见中英鸦片战争

人那买来的旧步枪。这些洋武器并没有怎么派上用场。我们自己的武器是天花。大部分的洋人死于天花，他们都很年轻漂亮，有着好看的金发。幸存下来的一生都得带着疤痕。其中一个年轻人不愿意带着毁掉的样子回家。他留在这里，穿得跟中国人一样，忘掉了自己的语言，跟其他苦力一样拉黄包车，从来不接他同族的人。只接中国客人。我祖父认识他。”

她停了下来。一丝酸苦在她脸上蔓延开。

“对不起”，她喃喃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被别人伤害更糟糕的了。更可怕的是感到恶心。我不会在他面前觉得恶心。”

好像懊悔一般，她把她小小的手指呆板地搭在我手上。没有别的。我们走开了。我们来到旋转小车，在这里我看见她又重新回到小孩子的模样。她大笑，大叫着紧靠在我身上，当车厢笔直落下又上升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愿从那离开。“再来一点，再玩一次！”她向我求道。她看上去好像已经把 Sampan 忘掉了。我心想。

(.....)

At

我们走在通向码头栈桥的林荫道上。回去的路。是出发的时候了。一条大河冲洗着庞大的中国，将所有的黑市生意人，妓女和变态如河流中的死鱼一般，冲刷到两个大水池，冲到被叫做香港和澳门的沼泽地上。这是一场片刻未停的庆祝。夜以继日。来自上海和北京最昂贵，有着被裹得畸形的三寸金莲，白天足不出户的妓女们，披着昂贵的披肩，戴着价值不菲的黄金首饰，从显眼的，肮脏苦力拉着的黄包车向路人示意。其他的木偶一般站在店铺门前，最廉价的那些轻轻地碰你的胳膊。我无法想象，她们什么时候可以歇息，什么时候睡觉。也许在某个安全不存在的时候。路边的小贩卖着鸦片和海洛因，仿佛卖煎鹰嘴豆一般。鸦片令人神魂颠倒的气味像云一样将人包围。其他人在那卖男童女童，一百港币一个，还有局里加盖印章的卖身契。很多母亲在这里最后一次跟她们卖出去的孩子告别。她们表情麻木，只有手好像在流泪，整理着孩子的辫子或是衣服，从她们触碰自己孩子的手指上能看出她们内心所受的折磨和绝望。

这时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有一瞬间我看不到那个小姑娘，之后又在一个柱子后面发现了她。她很焦虑。

“你得在我面前走。我要看到你的辫子。”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贝鲁特¹⁸ 弄丢了一个来自米提里尼¹⁹ 的小姑娘，当我多年后找到她的时候，我丝毫无

¹⁸ 黎巴嫩首都

¹⁹ 希腊的一座岛，Mytilini

法平息我激动的心情。每当再想起时，我仍无法平息。

我们上了小艇。她坐在我身旁，很快就睡着了。我们到了船边。我第一次见她不想下来，回去 *Sampan*。她将一床毯子铺在沙发上，拾捣好她买的東西，求我背着站到木制隔门一边，她要脱衣服。当我听见她说她躺下了的时候，我转过了头。她将新衣服小心地搬到凳子上。她平躺着，将手掌当做头枕。我点了根烟。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她低声说道，“跟珠江一样长。”我等着她开口。我坐下来看着她。她睡着了。早上微亮的时候我听见她在船舱里走来走去。我的毯子貌似滑到地上了，我光着身子。半睡半醒地我见她捡起毯子小心地将我身上一些必要的部位遮上。一些她的女同胞们更希望我光着的地方。我又睡着了。

At

中午的时候集合令来了，我们第二天将乘着意大利游船亚洲号²⁰离开，我通知了她。她没什么反应。我们一起收拾箱子。我把我的被子，枕头，床垫和两床爱尔兰床单送给了她。我听到海员叫我去下面船长的船舱。卡拉兰姆头儿一脸严肃。他将胳膊搭在我肩上。

“把剩下的鸡蛋都拿上。”他说，“还有一打鲑鱼罐头。这些都拿去给你那个养女，要不就坏了。她每天早上都帮我把暖水瓶灌满水。”我把船长的话告诉了她。

“我现在是有钱人了，”她说。“所有 *Sampan* 船的女人我没我的财产多。”

她低下了头。

“谢谢是俗气的酬劳。两个人一起生活，互相感染对方的气息，没有酬劳的位置。

“我会再回来的。”我对她说。

“没有人回来过。好心的龙只飞下来到我们的房子一次。很多人完全没见到它。我见到它了。”

“你为什么不用麻绳将它绑住，好让它不离开你？”

“每次只要有人碰了它，它就会缩小。直到变成了一条虫，小得跟我的手指甲一样。被俘虏了它就没法再做好事了。”

“它是什么样的？”

²⁰ 意大利很有名的 Lloyd Triestino 船运公司 1953 年建造的一艘远洋航海船 *Asia*，航线为从热那亚和那不勒斯到香港，途径埃及，也门，巴基斯坦，印度，锡兰和新加坡。船身长 158 米，宽 21 米，高 7 米，可容纳 286 名旅客。1975 年卖出，不再航行，参考 <http://www.lastoceanliners.com/cgi/lolline.pl?LLO>

“它是用金色的线绣在一条山东丝绸上的。”

“它怎么帮人呢？”

“它不是帮。它在那之前出现，如果有人掉到河里，他的同族人不救他。他们不能救他。正确的是，在发生之前阻止这件事情。”

她是一个侏儒人，我心想。小孩子不可能这样说话。

“跟我说实话，”我问道“你几岁？”

“跟昨天你问我一样大。十岁。你为什么还要问呢？”

她半夜的时候走了。我等了好久，盼望她回来跟我告别。她没有出现。

At

多格威尔²¹的随行大艇早上八点到达普罗提亚斯的一边。我们沿舷梯往上走。所有人都转身送别这艘我们转交给他人的轮船。每个海员都回想起它的光鲜和不堪。我们周围没有 Sampan。也没有戎克船。

在比雷埃夫斯²²海关，一位检察官检查我的包裹时，在我的海员行李袋底部发现一个小小的包装纸裹成的包裹。这个行李袋自我下船以后还从没打开过。他把包裹打开。小心翼翼地抽出一面旧旗子，上面是一条磨旧的金线绣成的龙。

他将旗子标为“无特殊价值物品”然后放回原处。

1968年12月25日

²¹ 船名，Dodwell

²² 希腊雅典港口